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九回 小繼請客 強氏招親

詩曰： 紫薇花對紫薇郎，不顧綱常把醜揚。
要知來年陽壽絕，何必今朝不洞房。

話說孫小繼聽見奶奶之言，只唬得他魂飛楚岫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峰。奶奶說：「此不是兩便的了？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你省事些罷！就這麼玩玩罷，你老人家不要若是被旁人批評，不是玩的，吃飯傢伙就要搬家了！」奶奶說：「你不依我，我一定要招你的！」「奶奶，你可曉得於禮不合？天下那有嫁兒道理？」奶奶說：「偏要！小繼，你莫要呆了，你同我前世有緣，兩下牽連了在一堆。我是揚州人，你是泗洲人，你不是孫家兒子，你我是前世一對好夫妻，今世裡人在一起。」小繼此時，騎虎之勢，欲罷不能，被奶奶三番兩次胡言亂語迷惑住心了：「聽奶奶，辦罷。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你娶親不是冷冷清清的瞞著人的，必須要熱熱鬧鬧的，請些人來恭喜，喝一杯喜酒，還要用二扣帖子請那幾位老爹來家吃喜酒，還要拿捧兒香，要辦七簋兩道湯。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你老實些吧！悄悄招了，不要驚動人了。」

奶奶說：「不肯！一定要辦酒，擺擺我翻身一場，嫁夫作主，一定要請人一回酒。」大爺說：「不用辦罷，恐人曉得，大有不便。」奶奶心中不悅，到了飯後，逼著小繼，教人買了帖子家來，逼著小繼：「代我寫，寫完了念與我聽。」上寫的：二十一日菲酌。候光眷晚生孫小繼頓首拜復又念與奶奶聽。奶奶又叫寫了長簽，請的是湯老爹，汪老爹，方老爹，張老爹，吳老爹，胡老爹，盧老爹，儲老爹，陳老爹，任老爹，文老爹，著人送至司房，下了二十一日請帖，又叫人喊了廚子。

小繼回家，奶奶又叫買了一對紅燭回來，又叫買一百鏢子，準備燒靈脫孝，此還是奶奶一點好心。世界上天只勸人，除結髮之妻，繼配討妾，皆可不必。天下可有六月初三死丈夫，八月二十一日他倒嫁人，連百日都不能守？可歎，可歎！奶奶又叫小繼出去買了些時樣絨花，家中又掛燈，又結彩，一齊都鬧鬧熱熱的，忙亂三天。叫小繼保養身子，用好飲食，成天將養著他。奶奶晝夜忙忙不止。到了十九日下午，又叫小繼買一斤頭紅燭回來，好做富貴燭，又請香燭、元寶零星物件，一切齊全。

忙到二十一日，手不住，腳不停，俱是奶奶承管。到了二十一日，小繼早上來梳洗，用了一餐面，吃過，用茶嗽口，吃袋煙。奶奶這一天打扮與往日不同：內裡穿了一件玉色綾褂，下穿一條白縐褲子，足換了一雙畫眉色褶褲子，一雙富貴不斷頭楊妃色花鞋，外繫一條天藍夾裙，加上一件西綾夾襖。上穿一件天青衫子，頭上戴了一根龍頭金釵，又戴了一枝面簪，兩旁邊掛下弔珠，這是釵結一般。奶奶今日打扮十分俊俏，今日又做新娘一回，用了中飯，勻勻臉，刷刷頭。今日奶奶頭梳的光搭搭的，搽的水射油，連蒼蠅都不敢歇在上面，恐怕滑了腳，跌斷了腿。

再說司房眾人，看了孫小繼請帖，擅用紅帖，未滿百日。

見帖內又是菲酌之談，眾人不懂是個甚麼意思。內中有一位談論：「不知用紅帖子是何道理？」大家商量，想必是孝姑出嫁，不然就是小繼定親。有一位老爹說：「我們今日是要一定去的罷。同大理相好，小繼又用帖請，倘我們今日不去，外人就要批評我們不是。人在人情在。」眾人說論，下午司房會齊。

再言小繼到了下午過的時候，眼睛不住地跳，耳朵發熱，心神恍惚，叫了一聲：「天老爺，快下雷暴雨罷！淹起來，沒得人來也罷！」過了一刻，外面敲門，原來是廚子來了，挑了四桌菜。小繼對師父說：「先會三桌，留一桌，待客散了，再用團圓席一桌。」

到了太陽下山，一眾老爹來了。到孫府敲門，大家進來，走到堂屋內來，眾人請孫氏見禮。小繼開言：「諸位老伯請坐了罷！孀母有事。」眾人說：「強氏大孀原是通家，今日大翁去世，少年寡婦，自被嫌疑，好的可敬，可敬！」眾人也不問今日何事，就吩咐會菜罷。一刻工夫，擺下醬油碟子，請他們敘坐。眾人都是一處的人，每日會見，就敘齒坐下。

再講奶奶叫小繼：「對他們說了罷！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不好說！」奶奶說：「你此刻不說，我就喊了，說你如何，你我就要分開了。小繼，你看還是說的好，不說的好？」小繼被逼不過，只得硬了頭皮出房，叫：「諸位老伯老叔，在塊今日菲酌。我家孀母年輕，與其這們乾，不如那們乾！」眾人不懂何事，內中有一位說：「我明白了。大翁在日，上了我一個會，我差他會銀子。我是中秋把三兩，過年把三兩，明年清楚。」

小繼說：「錯了！不是，孀母說我人大了。」眾人說：「我們曉得了，你家孀母代你娶一房親事麼？」眾人說：「如何？我說他該用紅帖請人，必是喜事。是那一家姑娘麼？」孫小繼說：「不是。小姪定親，諸位老伯、老叔在塊，我家孀母年輕，意欲這們乾，倒不如那們乾！」眾人說：「令孀母要改嫁，好是好的，何不依他，早些讓他去罷！是甚麼人家？」小繼說：「我個人大了，與其花錢費鈔，兩下省事些罷，不如這們乾罷，倒不如做嫁招夫罷！」不一刻工夫，上頭菜。奶奶喊小繼說：「拿氈條拜頭菜，禮不可缺。」小繼拿氈條，眾人說：「頭菜頭湯，一齊都免了罷！」再講眾人說：「孫小繼，你的意思要招你令孀母不成？」內有一位老爹有了底氣，就罵了一聲：「該死的喪心禽獸，枉在世上把個人皮你裹了！」遂站起來，罵了一聲，伸手打了他一個嘴巴子，把新郎官躲在桌子底下。眾人各散，天翻地覆的了。

不提眾人散去，再言大娘在房聽見，此刻有了底氣，把門簾一掀，罷了，罵了一聲：「該死的些不中抬舉騷姆養的！我嫁強盜，嫁大王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好意請你們吃酒，為何打起新郎來？我好恨耶！我氣得過不得了！我不是今日是我的喜日，百年大事要緊，不定我同他們這班騷姆養的把命拚的了！我又恐怕喜神被我唬去了！」在桌子底下把新郎官請出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